

# 浅谈《黄帝内经》的病因观

210029 南京中医学院 姜 惟 袁玉兰

主题词 《内经》 病因(中医)

《黄帝内经》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较系统的医学文献,是先秦时期医学理论及经验的总结。其内容极为丰富,从生理到病理、从诊断到治疗、从养生到预防、从自然界到人体均有阐述,并形成一种独特的理论体系。本文试就《黄帝内经》之病因观作如下探讨。

## 一、外感六淫

六淫为六气,即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热(火)发生异常变化而转变成的邪气。六气原本是自然界正常气候变化的特征,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致病。只有当其发生变化而足以能够破坏人体的生理活动时,才会导致人体发生疾病;或者机体正气不足而不能适应某种气候时,这种气候也就成为致病因素而变成邪气。《内经》认为,六淫是诸多疾病的致病因素,正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所云“夫百病之生也,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,以之化之变也”。尽管不是所有疾病均由外感六淫所导致,但其在病因学中却占有重要地位。

《内经》对六淫的特性、致病特点等都分别作了论述。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所云“风者,百病之始也”;《素问·皮部论》曰“其色多青则痛”;《灵枢·热病》曰“热病面青,脑痛,手足躁”。

5. 黑色:《素问·皮部论》曰“多黑则痹”;《素问·五藏生成论》曰“血凝于肤者为痹,凝于脉者为泣,凝于足者为厥。此三者,血行而不得反其空,故为痹厥也”;《灵枢·五阅五使》曰“肾病者,颧与颜黑”。

综上所述,《内经》所论有关望面色方面的丰富内容,有其一定的科学价值,对促进中医诊断学的迅速发展,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,其意义都是很深远的。

始也”,《素问·风论》所云“风者,善行而数变”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云“风胜则动”,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所云“伤于风者,上先受之”。不难看出,风邪是外感病的首要致病因素,诸多外感病开始时均由感受风邪所引起,风性善动数变,具有轻扬上浮之特点。又如《素问·阴阳应象论》所云“热胜则肿,燥胜则干,寒胜则浮,湿胜则濡泻”,《素问·举痛论》所云“寒气入经而稽迟,泣而不行”,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所云“伤于湿者,下先受之”。由此概括出,火热之邪易致肿疡,燥性干涩易伤津液,寒水之气易致浮肿、寒性凝滞,湿邪易碍脾运、湿性趋下等特性。

《内经》还将六淫致病与脏腑相联系,认为六淫所伤各有所属,如“心恶热,肺恶寒,肝恶风,脾恶湿,肾恶燥”(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),“风伤筋”、“热伤气”、“湿伤肉”、“寒伤血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,亦即某一致病因素易于侵害某些脏器。这是根据脏器的生理特点,并结合六淫特性所概括的,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。当然,这也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。如云“风为百病之始”,必定有诸多疾病与风邪有关,并不局限于肝病、筋脉疾病。《内经》还认为,六淫侵入人体有其一定的规律性,总是由表入里、渐渐而入。如《素问·皮部论》云:“百病之始生也,必先于皮毛,邪中之则腠理开,开则入客于络脉,留而不去,传入于经,留而不去,传入于府,

隶于肠胃”。

## 二、内伤七情

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云:“人有五脏化五气,以生喜怒思忧恐”。就是说,情志活动为人体正常的心理活动,其分属于五脏,即怒为肝志、喜为心志、思为脾志、忧为肺志、恐为肾志。若情志太过,则可伤害相应脏器,即所谓“怒伤肝”、“喜伤心”、“思伤脾”、“忧伤肺”、“恐伤肾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。《内经》还认识到这种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,某种情志活动异常,可损害其所属的脏器,亦可伤害其非所属的脏器。如《灵枢·口问》所云“悲哀愁忧则心动,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”,《灵枢·本神》所云“心怵惕思虑则伤神”、“脾愁忧不解则伤意”、“肝悲哀动中则伤魂”、“肺喜乐无极则伤魄”、“肾盛怒不止则伤志”。情志活动过激,固然可伤害五脏;反之,五脏功能活动异常,亦可致情志改变。如“肝气虚则恐,实则怒”、“心气虚则悲,实则笑不休”(《灵枢·本神》)。这样,情志活动的改变,又可加重病情,以致形成恶性循环。

七情致病不仅可导致脏腑功能的改变,亦可伤害气血阴阳等及其功能。如《素问·举痛论》所云“怒则气上,喜则气缓,悲则气消,恐则气上……惊则气乱……思则气结”,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所云“阳气者,大怒则形气绝,而血菀于上,使人薄厥”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云“喜怒伤气”、“暴怒伤阴”、“暴喜伤阳”。

# “气化则能出矣”新释

475200 河南省杞县卫校 郑华启

主题词 《内经》——注释 运气(中医)

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所曰“膀胱者，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”，指出膀胱是贮藏津液之腑，通过“气化”作用能将多余的津液排出体外。对这一“气化”作用，世人多徒执于肾，认为肾之“气化”作用决定膀胱的贮排功能。笔者认为此说不无道理，但从整体观念着眼则欠妥。

水液在人体的生成、输布、贮排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，是依靠胃之受纳、脾之转输、肺之宣肃、三焦之通调、膀胱之贮排等共同协调以完成。在这复杂的生理过程中，时刻也离不开“气化”作用，而主一身之气者即为肺。

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曰：“肺者，相傅之官，治节出焉。”所谓

“治节”，即治理，调节之意。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所曰“饮入于胃，游溢精气，上输于脾，脾气散精，上归于肺，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。水精四布，五经并行”明确指出，水液入胃，经脾之消化吸收及肺之调节、合理分配，其精微部分，“熏肤，充身，泽毛”；其剩余部分，一方面通调水道而下输膀胱、排出体外谓尿，另一方面通过宣发，从皮毛、汗孔排出为汗。肺的这种作用，有效地调控汗、尿的正常比例。

《素问·五脏生成篇》所曰“诸气者，皆属于肺”，强调了肺对一身之气的主宰作用。膀胱之利约蓄泄、汗孔之启闭，直接受肺的调控。若肺之宣肃功能失常，水液既不能外达皮肤而从汗孔排出，亦不能下

输膀胱而正常蓄利，从而出现体内水液滞留乃至水肿、癃闭等症，此即“上窍闭，下窍塞”之谓也。同样，肺之治节失司而不能调摄膀胱气机，则膀胱约利失职，可出现水泉不止而尿液失禁、自遗。张景岳所云“小水虽利于肾，而肾上连于肺，若肺气无权，则肾水终不能摄。故治水者，必治气；治肾者，必治肺”，可谓慧眼卓识。临床广泛运用的提壶揭盖、宣肺利水、降气利尿、化气行水、温肺化水、益肺固脬等法，均为调节膀胱利、约功能以治疗水液代谢失常之良法，充分体现了肺气对膀胱的调控作用。

总之，肺主一身之气，且主治节；膀胱的贮排功能，虽下受肾阳之蒸化、中受脾之转输，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上焦肺之宣肃、治节、通调。故“气化则能出矣”之“气化”作用的主宰者，自然当为肺气。

(作者简介：郑华启，男，51岁。现任河南省杞县卫校校长、副主任医师。)

《内经》还认为，情志活动虽各有所属，但亦相互联系、相互制约。如《素问·五运行大论》所指出“悲胜怒”、“恐胜喜”、“怒胜思”、“喜胜忧”、“思胜恐”，在临床很有指导意义，提示对某些由情志活动所致之疾病，可用精神疗法来治疗，即所谓“心病还需心药医”。

## 三、饮食劳伤

饮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营养来源，人绝谷食则死矣。在正常情况下，饮食五味经口入胃，通过脾胃之消化、吸收、转输，供给全身各脏腑组织器官以营养，即所谓“胃者，五脏六腑之海也，水谷皆入于胃，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”，且“五味各走其所喜，谷味酸，先走肝；谷味苦，先走心；谷味甘，

先走脾；谷味辛，先走肺；谷味咸，先走肾”（《灵枢·五味》）。饮食摄入不足，则气血生化无源，固然会影响人体的功能活动。相反，若饮食太过亦可成为致病之因。正如“饮食自倍，肠胃乃伤”（《素问·痹论》），“凡治消瘠仆击，偏枯痿厥，气逆发满，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”（《素问·通评虚实论》），“高粱之变，足生大丁”（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），“酸伤筋”、“苦伤气”、“甘伤肉”、“辛伤皮毛”、“咸伤血”（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）。

《内经》还十分重视过劳对人体的损害。如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所云“久视伤血，久卧伤气，久坐伤肉，久立伤骨，久行伤筋，是谓五劳所伤”，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

所云“因而强力，肾气乃伤，高骨乃坏”，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所云“持重远行，汗出于肾”、“摇体劳苦，汗出于脾”，《素问·举痛论》所云“劳则气耗”、“劳则喘息、汗出，外内皆越，故气耗矣”。此为体劳所伤。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》所曰“有所击仆，若醉入房，汗出当风，则伤脾。有所用力举重，若入房过度，汗出浴水，则伤肾”，此为房劳所伤。

综上所述，可知《黄帝内经》所述有关病因的内容非常丰富，为后世病因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(作者简介：姜惟，女，33岁，1986年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，现任该院讲师；袁玉兰，女，53岁，1967年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，现任该院讲师。)